

黑龙江省新闻简讯

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榆树镇派出所警察骚扰大法弟子的父母

2022年正月初八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榆树镇派出所警察几人，到大法弟子范桂环的父母家看范桂环夫妻是否回来了。他们先到窗户往屋里看，范桂环的父母已经八十多岁，范桂环的父亲患有腔梗多年，大脑不太好使，母亲心脏衰弱，两位老人很害怕，害怕女儿女婿被他们抓去。2022年9月28日榆树镇派出所警察又来范桂环的父母家骚扰。2023年快过年了，范桂环想回家看父母，母亲怕女儿女婿被抓才告诉女儿2022年两次警察来家的事。

黑龙江省方正县大罗密镇沙河子村田成香被迫害经过

2022年7月22日上午，黑龙江方正县大罗密镇派出所警察薛益飞（音）带领宝清乡的警察非法闯进田成香家让其签字，同时非法搜家，抢走法轮大法师父法像、香炉、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，并把田成香强行带到方正县公安局做笔录，录指纹，照相，抽血，检查身体，然后送到哈尔滨非法关押15天后放回。

黑龙江省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赵平平家被警察骚扰的情况

1月11日中午12点，黑龙江省哈尔滨平房区新疆派出所警察去法轮功学员赵平平家骚扰。

黑龙江七台河新兴区法院非法对法轮功学员温彦华非法开庭

黑龙江七台河新兴区法院2023年1月16日(周一)上午新兴区法院非法对法轮功学员温彦华非法开庭，温彦华的前期代理律师将出庭维护温彦华的合法权益。◇

屡遭残酷迫害 大庆法轮功学员朱秀敏含冤离世

【明慧网】（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）黑龙江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朱秀敏，因坚持自己的信仰，屡遭中共迫害，先后五次被绑架、关押，曾被非法判刑七年，历经各种酷刑折磨，51岁的她终因身心承受到极限，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含冤离世，五岁女儿永远失去了妈妈。

朱秀敏女士，一九七二年出生，家住大庆市萨尔图区，她原是大庆市毛毯厂工人，后因单位黄了而失业。一九九八年十月，当朱秀敏看到宝书《转法轮》时，就有一种感觉：“这就是我一直要找的，我一直找了很久的。”朱秀敏修炼法轮功后，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，把火爆脾气改善到安详宁静，真诚善良。家人曾评价说：“老妹儿不就是炼法轮功吗？我们知道妹儿是个好人，从不占别人的便宜，我们送给她的东西她都不要。人还长得漂亮，一米七几的大个，身体匀称有气质，这些年被中共祸害得家不象家，精神头都钝了，没有了往日的风采。”

一、迫害初期几次遭绑架

二零零零年三月十八日，朱秀敏乘火车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，她在天安门广场炼功，被巡逻的武警绑架到前门派出所，劫持到大庆驻京办事处宾馆，而后被带回当地萨尔图区火炬派出所，关押在萨尔图拘留所二十天，被家人要回，当时拘留所勒索了家人伙食费，朱秀敏被单位勒索他们去北京的费用3600元钱。

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九日，朱秀敏再去北京证实法轮大法好，在天安门城楼上，被站岗的军警绑架到城楼下，塞进依维柯车里拉到前门派出所，被毛毯厂基建队长王立田、副队长刘孟举及火炬派出所片警劫回大庆，非法拘留十五天，

因朱秀敏拒绝写“不炼功的保证书”，被延续关押两个月后，又被延续关押两个月，才放人。此次朱秀敏又被单位（单位人员去北京游玩的费用）勒索三千四百元钱。

二零零零年六月十八日，朱秀敏在大庆让胡路区铁人广场，参加集体炼功，被绑架到大庆市看守所关押，当时不到十平米的监室关押三十多人，因天气异常闷热，空气不流通，朱秀敏身体出现了异常，才被放回家。

二、参与电视插播真相 遭酷刑折磨冤刑七年

为了让世人不被中共谎言欺骗蒙蔽、明白法轮功真相，朱秀敏参与了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。

二零零二年五月八日，当年30岁的朱秀敏在牡丹江市火车站，被牡丹江阳明区公安分局四个警察绑架，被警察野蛮塞进车里，头被按到车座底下，险些窒息。

在阳明区公安分局，朱秀敏被铐在铁椅子上，阳明分局局长朱某某穷凶极恶地打她的头，并叫嚣：

“为了抓你们，我们连着半个多月没睡好觉，信不信我扒光你的衣服。”朱秀敏坚信地说：“你不能。”朱某某说：“你认为我不敢？”边说边逼近朱秀敏，朱秀敏正义抵制：“你不能，一、你是警察，不是土匪；二、我和你没有任何个人恩怨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冲着你们，这你们都明白，你们明白我们为了什么，所以我相信你不能。”朱某某象泄了气的皮球，缓了语气，改变了态度。

皮管抽打、芥末堵鼻、塑料袋套头

对朱秀敏进行刑讯逼供的两警察，一大个子，一小个子。小个子警察扒掉朱秀敏的鞋袜，强迫她脚踩在水泥地上，她的小（见下页）

(接上页)腿被铁链子固定在铁椅子上,两只胳膊铐在铁椅子两侧,两只手被手铐铐着。小个子警察拿着一根类似电饭锅线粗的皮管拧成三折,发疯似地抽打朱秀敏的脚背,一边抽一边大喊大叫:“专门抽你脚,把你脚趾盖抽紫抽黑,然后掉下来。”朱秀敏疼得几乎休克,没有语言能形容那种痛苦,分分秒秒都在生与死的边缘煎熬;小个子警察又不停地抽打朱秀敏的腿和身体,抽打了很长时间,累了才停下来。他还指着桌子上五、六瓶芥末油对朱秀敏说:“我们总结了经验专门对付你们(法轮功),其中包括灌芥末油,还有套‘太空帽’。”小个子警察把芥末油拿来倒在抹布上,捂在朱秀敏的鼻子上,然后迅速套上两层塑料袋。朱秀敏没有所求,屏住呼吸。警察等了一会,见朱秀敏没喘气,把塑料袋撕开,一杯凉水从下往上倒向她的鼻孔,水又从鼻孔里流下来,芥末油也冲了下来,她才开始换气,最后小个子警察才停止了酷刑。后来小个子警察对朱秀敏说:“我打过那么多人,从没手软过,你,我再也下不去手了。”

三、在黑监狱遭种种虐待,九死一生

二零零二年五月十日,朱秀敏被关入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,被非法批捕后,六月被劫持到牡丹江第一看守所关押,二零零二年十月份,被牡丹江市阳明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。二零零三年一月,朱秀敏被劫持到恶名昭著的黑龙江省女子监狱。

集训队罚站、剥夺睡眠时间

在监狱集训队,朱秀敏每天早四点被迫起床,到教室坐着,强迫背监规、背报告词、看诬蔑法轮功的邪恶录像、唱粉饰邪党的歌曲。因朱秀敏拒绝邪令,常常被罚站到凌晨两点才让睡觉。当时集训队大队长吕晶华,副大队长王雅丽。

被监视、逼做奴工、各种侮辱

一个月后,朱秀敏被从集训队下到五监区四队,一切自由权利被剥夺,不让和法轮功学员打招呼、

说话,由四个犯人轮班、白天黑夜不离身地看着,被随意打骂成了恶犯的家常便饭;从监室到车间或买东西、接见、打电话等都必须背不伦不类的报告词,如:犯人某某某,犯什么罪等;强迫戴犯人名签;每天晚上狱警点名,每个报数的人必须蹲下,时时处处都被人格侮辱。

法轮功学员不配合邪恶的要求,就不准买东西、接见、打电话,狱警趁机挑拨,欺骗家人说:

“法轮功学员不见他们,污蔑炼法轮功炼得没有亲情。”煽动家人仇恨法轮功,怨恨法轮功学员。朱秀敏的家人曾兼程几百里的路赶到监狱看望她,狱警谎称朱秀敏不见,家人很生气,含泪而归,说伤透了心,不想再去见她。

监狱为获取暴利,强迫法朱秀敏等轮功学员做奴工(做服装等),高强度、超负荷的“工作”,收工时间不等,每天早晨五点钟出工,有晚上十点钟收工的,有半夜十二点收工的,还有第二天凌晨收工的,根本不管人的死活。

遭电击、冷冻、毒打、码坐、剪怪头

二零零三年十月一日,朱秀敏被恶犯张思霞、李梅等四、五个推入厕所,摁倒在地,劈头盖脸地连踢带打,三个犯人踢两肋和腰,恶犯李梅用拳头打头,把朱秀敏打得额头、眉骨青紫,两眼充血、肿胀,脸部打伤,身上伤势更严重,右肋疼痛难忍,不敢喘气,不能用力,一个多月不敢翻身。

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早晨,警察杨子峰象疯了一样,手拿一尺长类似胶皮管的东西,对朱秀敏等法轮功学员一顿乱抽乱踢,并往外面拽。

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五日,警察孙丽松唆使恶犯把朱秀敏身上的棉袄扒掉,拖到外面“冷冻”,期间,警察于珊珊指使犯人刘文革、李梅对朱秀敏破口大骂,拳打脚踢。杀人犯刘文革阴险狠毒,趁坐在地上的朱秀敏没注意,猛地一脚踢在她左侧乳房下面,痛得半天不

能动,乳房被踢肿,直到一个多月朱秀敏才能正常喘气、翻身。

她历经七年冤狱,漫长黑夜,身心遭受非人摧残,受到极大伤害,九死一生。二零零九年五月九日她走出魔窟。她家人说:朱秀敏从监狱出来变得迟钝了,思维没有以前敏捷,身体也弱了。朱秀敏则感慨说:“我没能想到我能活着回来!”

四、访友遭绑架、关押迫害经历

为了生计,朱秀敏一直和丈夫在外打工。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早上,朱秀敏随丈夫回齐齐哈尔市看望公婆,顺便到朋友刘明英家串门,丈夫被屋里蹲坑的齐齐哈尔市公安局、龙沙分局国保警察姜姓等绑架,朱秀敏见状就往楼下跑,被楼道里蹲坑便衣绑架。

朱秀敏夫妇先被绑架到五龙派出所,后被拉到安顺路派出所,遭警察轮番讯问。安顺派出所指导员等警察强行架着她去她家非法抄家,警察用开锁大王破门而入,什么都没搜到,就非法审讯了朱秀敏三天。

第二天凌晨两点多钟,朱秀敏和丈夫又被劫持到安顺路派出所,被强制在铁椅子上坐了一夜,第三天(三月二十三日)又来非法提审,当晚十点多钟,朱秀敏被送进看守所关押。

二零一七年五月,警察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,非法批捕朱秀敏夫妇,以“诉江”构陷两人,企图非法判刑。

苦难的孩子永远失去了亲爱的妈妈

二零二零年三月,朱秀敏的丈夫结束冤狱,可怜一家人还没能团圆几天,朱秀敏终因身心承受至极,于二零二二年七月含冤离世,刚刚五岁的苦难孩子永远失去了妈妈!本应该幸福的一家人,却被迫害的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。(节选)◇

